



十年十家

一个戍边人“永不消逝的巡边护边情”

□ (法治周末)记者 杨代媛

对于岩聪来说，“巡边护边”是他一辈子都要坚持下去的事情。

两天前，他又一次穿上迷彩服，背上五彩的“佤族包”，腰间挂上上山用的“剽牛刀”，和戍边民警一道，从位于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边境线的180号界碑走到182号界碑，再到183号界碑——这条线路在50多年前并不是路，而是高山丛林，却被岩聪用双脚走出了一条路，人们称之为“额山路”。

“为了国家，值得。”这位62岁的老人笑着，仿佛在描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“在边境线上，大小事都事关国家形象，不能让别人看笑话。”

为了不让别人看笑话，他的大半辈子都在巡边护边。这条来回10多公里的额山路，他走了57年，累计15.9万公里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4圈。

“没啥害怕的，我是党员嘛，不怕。”岩聪豪气地说。

但时间和巡边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年轻时一个雨夜独自巡逻，他一边走一边砍草开路，不小心砍伤了自己的大腿，他简单包扎后忍着剧痛完成了巡边。由于救治不及时，加上当时医疗条件落后，他落下了病根，至今走路都会隐隐作痛。

如今，这个“开路人”变成了“引路人”，他带领一代又一代戍边民警，一遍又一遍地走着巡边护边的路。他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界线的含义，“如果大家知道了，我就该休息了”。

言传身教耳濡目染
立志守护边境一线

西盟是岩聪的故乡，1960年他出生于此。这一年，西盟县岳宋乡4块界碑相继建立。

作为中国两个佤族自治县之一，西盟西、西北与缅甸毗邻，国境线长达89.33公里。1956年，西盟从原始社会末期、奴隶社会初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。

岩聪的父亲岩张是佤族部落首领，是最早在边境线上巡逻的人之一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岩张成为一名巡边特派员，被称为“行走的界桩”。他的巡边路从部落周边变成了祖国的边境线。

“共产党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，只要守护好界碑，日子就会越过越好。”岩张常常这样对儿子说，“界碑就是国家的标志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谁敢破坏，都必须受到制裁。”

岩聪的巡边特派员身份，在当时需要严格保密。但父亲巡边护边的言行举止，在小岩聪的心底打下了烙印，他立志：长大后要像父亲一样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，守护祖国边疆。

5岁那年，小岩聪跟随父亲一起，踏上了巡边路。路上，父亲总会和他说起一些往事。这些往事，承载了这个家族三代戍边的情怀。

1949年2月，西盟县解放。然而，这时的西盟匪患严重，封建势力横行，一切都在百废待兴之中。为了守护家园平安，岩聪的祖父母将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——1958年，祖母在小马散参加西盟县党政军警民联合反革命叛乱战斗中牺牲；祖父作为老一辈佤族部落首领，为部落巡边护边一辈子。

“我注定要成为守护国家边境线的一员，这是传承。”岩聪说。

1967年，坐落于大黑山山顶的中缅181号界桩被敌对分子砸毁，国家尊严被严重侵犯。岩聪闻知此事，自发组织边民排查可疑人员，为国家打击护毒围(边)境管理犯罪提供了线索。后来，岩聪根据记忆，找到了界桩应该存在的位置，一笔一画为新的界桩重新涂上鲜艳的红色。

这个经历让岩聪深受触动，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使命：“守住边境一线，就是保家卫国。”

正式成为“界务员”
巡边护边保家卫国

1980年，岩聪正式成为一名“界务员”，这个身份从此在他身上扎了根。

彼时，老百姓的环保意识不强，边境线上的树木被大量砍伐，这不仅让原本就不明晰的边境线变得更加模糊，还给边界管理和两边百姓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1988年，岩聪到有关部门申领了近2万棵杉树、水冬瓜树、酸木瓜树苗，拿到树苗后，又积极发动妻子和亲戚一同种植。

对于岩聪这个做法，妻子起初不理解，认为丈夫给自己增加了工作量——岩聪每天在边境巡逻，家里家外的劳务几乎都由她一人承担，实在没有精力再去种树了。

“他一直给我做思想工作，说他希望自己守护的是绿树成荫的边境。后来我被说动了，想着保护边境



图① 岩聪和戍边民警在西盟佤族自治县勐干镇边境线巡逻，如今这里已经绿树成荫。
图② 岩聪和他的家人。
图③ 岩聪在教学吹奏佤笛，他已经免费培养了三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。
图④ 岩聪在巡边间隙演奏，为一同巡边的人民消除疲劳。
图⑤ 岩聪几乎每天都会和界碑见面，每次见面时他都会抚摸一下界碑。

中共西盟县委宣传部供图

是大家的责任，就和他一起种树了。”回忆起当时的场景，妻子腼腆地笑了。

现如今，80亩荒芜的山坡变了样，岩聪当年种下的一棵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，现在的巡边路两旁郁郁葱葱，就像一个守卫祖国边疆的卫士矗立在边界上。岩聪感慨道：“边界线上的树林已经长大了，也变得更漂亮，守护边境更踏实了。”

1993年，岩聪参加了180、181号界桩的修建。也是在这一年，他想出了拉铁丝网拦边界的点子。

这年夏天，境外大片土地被用于种植罂粟，境外村民放养的牛羊无草可吃，加之边界无天然屏障，这些牲畜经常过境啃食我国村民种植的庄稼，给乡亲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。如何“拦牛”成为岩聪急于解决的问题，反复考虑后，他决定将拉铁丝网的想法向上级报告。

这个点子得到了上级的肯定，施工计划很快被提上日程。自开工之日起，岩聪便在施工现场奔忙，引导施工队分清边界线，拉网、挖沟、插杆、拉铁丝，只要能帮上忙的，他都抢着干、帮着干。短短半月，整个边境线都建起了扎实的“铁栅栏”。

为了防止有人剪网偷渡，岩聪还带着村民轮流在便道附近蹲点，无论是薄雾晨曦还是繁星夜半，他们两人一班，日夜守护着边境安宁。

“现在天太黑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个人没什么事，你家里还有小孩需要照顾呢，快回去吧。”在蹲点处，岩聪经常对一同值守的老乡这样说。在村民眼里，村里无论有什么事情，岩聪都会帮着做，他总是拍拍胸口说：“我是党员嘛，不怕！”

这个“党员梦”是在1991年实现的。那一年，他向当时的娜妥坝办事处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，经过严格考察，他如愿以

偿入党组织，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

1995年夏，境外一些村民趁周边无人，偷偷来到边境的河道采挖河砂，恰巧岩聪和边防战士巡逻至此，“偷砂贼们”被逮个正着。

“他们听不懂汉语，我过去跟他们说吧。”岩聪上前去用佤语劝阻对方，经过耐心沟通，境外村民撤回采砂工具，拆掉了私自搭在河上的木桥。岩聪明白，这样做不是长久之计，便将相关情况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。最终，我国与缅甸政府签订协议，非法采砂行为得到有效遏制。

此后，岩聪在巡边时便经常抓住时机向村民宣讲法律知识，“要让大家都明白在边境上做什么事是违法的，不然他们到处乱采、乱挖、乱走，这样不就全乱套了吗？”

凝心聚力普法防疫
严把边境“入口关”

宣讲法律知识已经成为“戍边人”岩聪的一项副业。发现村民涉毒，他便跑到村民家苦口婆心劝说；听到有人有组织他人偷渡的念头，他便给对方说法理……

有村民称他为“和事佬”，不管是村民吵闹还是牲畜越界吃草，只要是发生在辖区内的事情，他都要去管。对此，岩聪笑着说：“边境线上的大小事都事关国家形象，怎么能是闲事呢。”

边境线上的一个“老大难”问题就是禁毒。岩聪回忆，几十年前，很多毒贩埋伏在深山老林中，甚至和土匪勾结把毒品运往中国，导致这里毒品泛滥成灾，父亲吸了儿子吸，儿子吸了孙子吸，很多家庭就这样完了。

岩聪看在眼里急在心里。怎么办？他和其他护边人员一道，在巡边时抓紧一切机会向村民普及毒品危害知识。

后来，西盟县引导村民将禁止吸毒、贩毒、种毒、制毒有关内容写入村规民约，明确个人、家庭、村民小组义务，通过少数民族“盟约”“起誓”等方式，逐户、逐户签订《禁毒村规民约》，实现自我约束、自我管理。

2020年国际禁毒日，西盟举行了“禁毒健康行”酷跑活动，近50名活动参与者来到中缅180号界桩，沿边境线向慕西公路前进。作为护边员，岩聪很是欣慰，“现在的娃娃们幸福多了，以前我们哪能接受这些禁毒教育”。

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，防止疫情输入成了岩聪和其他护边人员的另一项重要工作。

2020年初，普洱边境管理支队勐卡边境派出所组建“党员突击队”，在边境便道搭建帐篷防范境外疫情输入，岩聪所在的社区也组建突击队前往参战。由于岩聪年龄大，社区未安排岩聪参与执勤，可岩聪对大家说：“边境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会发生什么情况，没人比我更熟了。”

就这样，他和戍边民警又走上了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的道路。其间，他白天巡逻，带领“党员突击队”跋涉大黑山察看界碑；夜晚“堵洞”，住在便道旁的执勤大棚中，与民警一起把住关口，严防境外疫情输入。

在爬山察看界碑前，社区的武干劝说岩聪：“大聪（佤语：岩聪）啊，你的肤色都跟界碑的颜色一样了，年纪大就别进山巡逻了。”岩聪当着戍边民警的面回复道：“他们（民警）没有一个是本地人，常年驻守保我家园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；再说了，走了大半辈子的边境线，你叫我不走，我怎么习惯。”

57年来，岩聪引领着一代代戍边民警守守这里的每一块界碑、每一个山口、每一道河沟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戍边民警换了好几代，老护边员岩聪没换。

薪火相传守护界桩
阿佤人民奏响新歌

这个肤色几乎和界碑颜色一样的老人，在57年的巡边护边生涯中，深切感受到祖国的日益强大。

过去，西盟县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偏远落后，村民好吃懒做，不愿意劳动。2015年年底，全县共有贫困村34个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230户31502人，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仅1913元，贫困发生率为32.57%。

随着扶贫政策深入，村干部指导村民学习种植养殖技术，督促他们改掉陋习，帮助他们树立依靠劳动改变贫困的信心和决心。2018年，西盟县退出贫困县序列，率先在全国“直过民族”（指新中国成立后，未经民主改革，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）地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，并在2018年、2019年脱贫成效考核中连续2年排名云南省第1位，荣获2019年“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”，也是云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县(区、市)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，西盟县实现生产总值260250万元，同比增长61%，增速全市第一。

“前段时间，政府来人给我们测量每家每户的面积，要建设新农村，帮助我们盖新房了！”岩聪高兴地对记者说，正是因为国家强大，以及有这么好的政策，帮助边境人民实现了脱贫致富，现在不仅他家，其他村民的年收入也都大幅提高，“有的年轻人出去打工了，有的留在家乡务农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的生活都变好了”。

经济条件改善后，岩聪给家里换了一台新的大彩电。每天巡逻完毕回到家中，他就打开电视看新闻了解国家政策，再把重要信息翻译成佤族话，转告给不懂汉语的老人。“我没什么文化，最爱的就是新闻，父亲也告诉我，要永远跟党走，看新闻能了解党的最新政策。”

岩聪的业余爱好广泛，他精通“得”“独弦琴”“摆”“佤笛”等70多种佤族民间乐器制作方法和表演技艺。2002年5月，他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

巡边时，只要有闲暇，他便给大家演奏一曲，消除大家的疲劳，让外地来的民警感受到这里的美好。此外，岩聪还免费培养了三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。

岩聪不仅是佤族文化的传承人，还是边境地区的文化传播者，他经常将惠民政策、法律法规、疫情防控等知识翻译成佤语，通过广播在边境地区传播；也多次参加大型活动，表演佤族民间舞蹈、乐器，传播佤族文化。

岩聪说，他的乐器都是父亲教的，佤族文化和守护界碑一样，都必须传承下去。因此，在儿子岩虎5岁的时候，岩聪也像父亲一样，将自己的儿子带上了巡边路，“巡边这个事要一直有人做下去，曾经父亲带我，现在我带儿子，一起守护我们的边境线”。

现在，女儿和儿子在他的教导之下，不但擅长佤族乐器，而且明白了守边的意义。

今年2月，岩聪的儿子岩虎前往北京参加《中国少年说》节目录制。在这个13岁少年的心目中，边境线上最美的风景线，便是家里的五星红旗。

“我的生命在界桩旁，我的根在中国。长大后，我想当兵，锻炼身体强健的体魄，更好地守护我们家的‘传家宝’——界桩。”岩虎说。

今年9月，岩聪的女儿也将开学念高三，成绩优异的她希望能考上大学，今后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。

对于这个小小的成长壮大，岩聪很是骄傲，但更让他自豪的是祖国的繁荣发展。

“现在巡逻，都不用拿着装备了，扛着国旗走在边境线上，比任何装备都管用。坐在界碑旁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，很舒服。”岩聪对记者说，“虽然我60多岁了，但还不算老，还要继续巡边护边，这种情怀永远不会消逝，直到我干不动为止。”

在新竹截铁地讲完这些后，他起身拾起父亲留给他的佤族长刀，望向边境线，眼神坚毅。57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誓死戍边的少年，似乎一直未曾离开。

制图/高岳